

# 老殘遊記閱後心得-老舊殘破王國裡人 治社會的遊歷紀實

## 一、前言

「政府」一詞，在人們的心中，能夠有怎麼樣眾說紛紜的解釋呢？是舊社會時期如同天人一般高不可攀的「官衙」，抑或是現今社會中無論何人遭受到何種不如意，皆人人得以唾罵的受氣筒？

在維基百科中，對於「政府」的定義，則是這樣的：「政府是一個政治體系，於某個區域訂立、執行法律和管理的一套機構。政府也是一種權力分配的格局。不僅是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關係，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甚至也包括了政府各部門單位之間以及公務員之間的權力分配。而政府權力的取得必須具有合法性，同時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權力只為權力來源負責，政府也不例外。如果政府的權力來源恰好是國民或公民，政府就對國民公民負責，為公共利益服務。」由此可見，政府在人民眼中所有的「無所不能」，皆是由人民以及法律賜予的。若是超越了人民及法律所賜予的權限範疇，更甚至是傷害了政府執行所有政策所憑依著的權力來源本體，那麼便是一種無限上綱的濫用職權了。

但這個定義，在老殘遊記問世的時代，也適用嗎？

由中國自古以來與周邊國家，從鄰近的日本、朝鮮、越南，到與所有朝代為敵的「北方蠻夷」，他們之間的關係無論和平友好朝貢、藩屬，抑或是硝煙四起的「統御」、「教化」或是佔領，其所有的外交方式皆為一種「華」對「夷」、「文明」對「野蠻」此種上對下的姿態，而不是地位對等的兩國間對抗競爭的形態。因此，縱然中國在近代史中，因為舊帝國主義興起而遭受了各種非帝國主義國家才會遭受到的割據、殖民，但中國仍然無庸置疑的，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甚至無論中國如何否定，如何破四舊立四新，我們依然能夠在現今中國的重點政策「一帶一路」，看見封建社會時代中深深銘印在中國人靈魂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痕跡。

這麼一個擁有強烈帝國主義特質的政治體制，其「人治」色彩，毫無疑問是濃重的。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所有的朝代皆以士人——修習孔孟學說的讀書人——為尊，更甚至僅將儒家典籍的四書五經作為政府選材的唯一考核機制，並且將忠君愛國的思想深深的篆刻在所有讀書人的思想以及價值觀裡。他們該忠的是君，而不是用以保護、照顧人民，維持社會和諧的律法，他們該愛的，也僅僅只是供給君王所有資源的國，而不是被律法壟罩著而得以讓人人皆安居樂業的家園。

## 二、專書內容梗概

(一)成書之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大船

老殘遊記成書的時代，亦不例外。

老殘遊記一書著作於光緒29年，彼時中國的命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壞空，大帝國主義氣數將盡，西方列強紛紛的以各種軟硬兼施、兵卒武器抑或是科技文明的方式，強行的打碎了中國長達數千年來的夜郎自大。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緊閉了兩百多年的國門，也開始了往後核心思想為「對峙」、「對立」之西歐式對抗秩序觀以及「征服」、「妥協」為主體之亞洲式共生秩序觀的長期碰撞。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西方所擁有的法治思想隨著槍砲彈藥，也一併在長期壟罩在人治思想下的中國人民心底，砸出一波波無法止息的漣漪。因此，老殘遊記以令人驚嘆的精緻細膩筆法，所描繪著的山東風光民情中包裹著的，都是一個個對於人治思想不滿以及暗諷的故事。

老殘遊記開篇，搖著串玲走街行醫的鐵英先生先藉由了一艘船，對我們言簡意賅的說明了他身處的時代：「這船雖有二十三丈長，卻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在東邊，又有一塊，約長一丈，水波亦漸漸侵入；其餘的地方，無一處沒有傷痕。那八個管帆的卻是認真的在那裡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隊裡亂竄，不知

所做何事。用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裡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干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彼時的中國，就像這艘大船，雕樑畫棟宏偉壯麗，從地平線的那一端緩緩的出現在人們視線裡的時候，依然會引起所有人的敬畏羨慕，甚至覬覦嫉妒。這艘船卻面臨著歷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外憂內患——西方列強猛烈而積極的以熱兵器席捲著世界的浪潮，淹沒了這個古老而顯赫的帝國。而船的內部更是早已千瘡百孔——「義和團」、甚至王室、政權本身，看見人民們為了國之將頹而驚慌恐懼，不僅沒有做到保護照顧人民的責任，更是心安理得的扯著國之將亡的大旗，趁火打劫燒殺擄掠。像是長駐在船主心骨內一窩窩的白蟻，啃噬著帝國的命脈。但這個帝國卻一點都沒有大勢已去的自覺，依然傲慢自大的認為自己仍舊是世界的中心強國，甚至不知好歹的對當時的十一個強國發出了宣戰。

當時的政權核心——王座上的光緒皇帝並非一個樂不思蜀的昏庸君主。他對於勢不可擋的西方浪潮並非抱持著抵制的姿態，反而希望能藉由這股由西方蔓延而來的思想潮流能夠為這個即將傾倒的政權添磚加瓦，在愛新覺羅王朝的末路上開出一朵能夠名為「君主立憲」的奇花。雖然這場承載所有人希望，名為「戊戌變法」的改革，終究只

存活了一百零三天。時間短到沒辦法在清廷的保守派心中演化出一些他們早該有的危機意識，卻已經足夠長到在當時的士人心裏埋下了法治思想的種子。但這些民貴君輕的思想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注定只會是一場悲劇。他們被教導要忠君愛國，要任重而道遠，仁己為己任；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他們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中國在一次次剛愎自用的人治決策中，失去一塊塊曾經的家園，而發出一聲聲「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唏噓了。

## (二)書中之人——燒殺擄掠欺男霸女的水手

除了以大船寓言了作者身處的時代，更以作者在華東地區湖光山色遊歷中的所見所聞，在那個文字獄盛行的年代裡，昭示了一些他對於人治體制的不滿。在老殘遊記中有兩位著名的「清官」，那位「才能功績卓著」而補上曹洲知府的，名喚「玉賢」，另一位「清廉得格登登」的，則叫做「剛弼」。這兩位都是在執政者眼裡，或甚至在朝堂百官的心目中，都是聲名遠播美名在外的好官。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和他們在外傳播的聲名卻是南轅北轍的。書中描述，「玉賢」最廣為人知的「政績」，竟然是「在他任曹州知府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衙門前十二個站籠便站死了二千多人，其中十個倒有九個是良民。」站籠又名立枷，是記載於大清律中的酷刑，它前長後短，長的一端著地。籠上

開口用以卡住囚犯頸部，晝夜站立直至死去。它對犯人來說，既是牢籠，亦是刑具。那闡述玉賢「功績」的人，便又以那些立死於站籠裡良民們的故事，來為讀者們說明了玉賢的「豐功偉業」：「于朝棟一家因和強盜結冤被栽贓，玉賢不加調查，一口咬定是強盜，父子三人就斷送在站籠裡。一個雜貨鋪掌櫃的年輕兒子，由於酒後隨口批評了玉賢幾句，被玉賢以「妖言惑眾」之名抓進站籠站死。甚至連玉賢手下的人見于朝棟一家死得實在可慘，動了惻隱之心，下決心調查此案，終於抓住了移贓嫁禍于家的強盜。強盜原不過是要讓于家吃幾個月官司，結果鬧得這麼厲害，都『後悔得不得了』。」

這是何等荒謬的事呢？在一個如此的時代，官員竟可以如此暴戾冷酷而隻手遮天，就連原來懷著報復之心的強盜，和這位功績卓越的官爺大人比起來，都顯得如此悲憫而善良。除了玉賢，那位「清廉得格登登」的剛弼，亦是這樣的時代裡所謂「好官」的典型。他曾拒絕巨額賄賂，但卻倚仗不要錢、不受賄，一味自己臆測斷案，枉殺了很多好人。他在審訊賈家十三條人命的巨案時，主觀武斷，定魏氏父母是凶手，嚴刑逼供，鑄成駭人聽聞的冤獄。就如同他的名諱一樣，剛愎自用、冷酷殘忍。老殘對於這兩位「清廉卓越」的官爺，亦給出了如此的評價：「只為過

於要做官，且急於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的事做到這樣。」「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則一府傷；撫一省，則一省殘；宰天下，則天下死。」但這兩位「好官」的故事裡，最恐怖的部分並不是這些地方父母官們自我感覺良好的草菅人命，亦不是良民死於苛政酷吏，而是小說裡這些人物，皆有所本，甚至與在歷史中的參考對象相差無幾。玉賢在史實中的原型是1889年上任的曹州知府毓賢，在他擔任曹州知府的四年內，在官場上獲得了「屠戶」的外號，老殘遊記中所描述的站籠，不過僅僅是毓賢為官生涯裡所有酷刑的冰山一角。他對民眾用大批逮捕、濫用酷刑和大批屠殺的恐怖手段進行統治，除了最令人髮指的站籠之外，還有像是打杖條、打板子、軋槓子、跑鐵鏈子、跪鐵蒺藜、站鐵鑿、氣蛤蟆（令受刑者仰臥，用槓子砸肚子）以各項刑具毆打抑或是凌虐民眾，以達到毓賢上行下效、風行草偃的目的。至於剛弼的原型，曾任山西巡撫以及兵部尚書的剛毅，就和書中所述的一樣剛愎武斷。然而他虐民的醜行，非但沒受到應得的懲罰，竟然也跟毓賢一樣，得到腐朽的清王朝的重用，當上了刑部尚書，進了軍機處。但他胸無點墨，不學無術，偏偏又好賣弄自己，因而鬧出不少笑話。當推薦人才時，他竟說“該人和黃天霸的水準相當”；跟屬下談話時，他常把民不聊生的“聊”

字念成“邪”，把禹稱作“王”，把皋陶的“皋”字讀成“臯”，說什麼皋陶為“舜王爺駕前刑部尚書臯大人臯陶”。他的拙劣表演，被人們傳為笑談。甚至因為反對戊戌變法，甚至主張廢黜具有改革思想的光緒皇帝，而一路平步青雲，成為了慈禧的親信，之後更是成為了扼殺戊戌變法以及監斬推動戊戌變法之戊戌六君子的劊子手。贊同改善現況，想將社會隨著時代車輪的前進而往前推進的先知遭斬首，而決定原地不動，眼睜睜看著時代車輪即將把這個老舊腐敗而千瘡百孔的王朝輾碎而絲毫沒有自覺，反而以身為王朝之蠹為榮的愚昧顛預之輩，竟可以一路扶搖而上，成為掌握實權者的親信，甚至亦掌握實權。作者劉鶚曾說過「老殘」的寓意是「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但或許，「老殘」這兩個字，在劉鶚的心裡，亦或是他對於他身處著的，即將潰然崩頹的封建王朝，最痛心疾首亦最真實的評價吧。

### 三、賞析與心得

(一)賞析----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舊唐書·魏徵傳中，唐太宗在一代名臣魏徵逝世後，發出了：「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樣的感嘆。以歷史上的成敗得失為借鑒，可以明白一個文明階段的興衰，但或許



人類的文明就是一場場的重蹈覆轍。我們身處著的，早已不是老殘遊記中那樣人治色彩濃重，天上地下唯王權獨尊的時代了。但就和玉賢、剛弼一樣，同處公門的我們，依舊可以在許許多多的日常中，瞥見一些就如同書中情節的端倪。作為政府機關裡一顆執行政策的小螺絲釘，我們自詡專業、站在代表法律的一方，但是否我們天天勞碌奔忙的做著自認為對社會、對民眾好的事，都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呢？

老殘遊記開篇，那艘外在雕樑畫棟、內裡卻已殘破不堪的大船，便是一個政府部門，甚至是一個時代最好的寫照，書中描述，那些原先應該確保乘客們安抵前方的船上水手們，在生死存亡之際，都幹起了魚肉鄉民、燒殺擄掠的勾當。但或許這些水手們，甚至是殘忍暴酷的玉賢、剛弼，在初入公門的時候，都曾經滿懷著希望與夢想。像是在海上漂流了許久許久，終於被這艘精緻雄偉的大船給撈起，此生直至盡頭，都將會在這艘船上安身立命。他們，或者該說我們，被這艘船給拯救的同時，亦希望可以一步一步的協助著這艘船，各司其職的引領著它，抵達所有人都殷殷企盼著的未來。但隨著航程的行進，抵達目的地的日子似乎越發遙遙無期，於是水手們的希望夢想開始漸漸磨滅，輕者則開始誅天罵地，抱怨著掌舵者的昏庸無能而

使得大船遲遲無法安抵前方；重者則甚至連人性的光輝都泯滅掉了，他們為了一步步接近掌舵者的位置，甚至為了取而代之，開始做出一些也許連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殘忍之事。但誠如劉鶚所說，這樣的人是沒有辦法帶領著這艘船抵達他們所希冀的未來的，只會將這艘船航向毀滅，把所有人，包括他們自己，都斷送於自己的急功近利以及剛愎自用。值得耐人尋味的是，史實上的毓賢和剛毅都不是進士出身——古代科舉取仕食物鏈中的最頂層。毓賢是監生出身，國子監肄業而沒有闖過科舉最後一關，僅依靠銀錢或是家庭背景而獲得的官職。剛毅則是筆帖式出身，一開始只是一個負責抄寫謄錄翻譯的小小文書，一開始也曾經對於江蘇地區的水利工程有些流傳至今的貢獻，後來更因為在政治立場上選擇了由擁有實權的慈禧所把控的守舊陣營，從此一路平步青雲。但他們的內心是自卑的。他們的兢兢業業，並不是真心抱持著民貴君輕、苦民所苦的精神，而是絲毫不停歇地去盤算他們該怎麼不計任何代價的在超越那些進士出身的同僚，最好是先那些在考場上比他們優秀的同僚們一步，進入權力的核心——縱然他們光明而寬敞的仕途，是由人民以及理想者的血肉鋪就而成。他們終其一生都在選邊站，深怕自己踏錯一步，就會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在他們的時代裡，他們確實達到了他們權

傾四海的目的地，但在他們所投靠的陣營垮台之後，留下的卻只是遺臭萬年的罵名。將自己的良善以及理想給拋棄，換來一個如此的結局，是否真的值得呢？但這個哉問，都隨著兩位官員的屍骨在他們的墳塋裡漸漸腐朽而隨風逝去，飄散在已然不存在大清帝國的蒼天之下。

## (二)心得——定心、定平、定向

大學時期曾經修習過測量專業，老師在開學第一堂課的時候便告訴我們：「定心、定平、定向，這三個步驟，無論是多簡陋或是多精密的測量儀器，都是最萬變不離其宗的三個步驟。」但其實這六字箴言，又何止適用於測量領域呢？無論做什麼工作，小至完成一份最例行性的資料，大至辦理一場活動，或甚至是長達三至四十年公務生涯，都逃脫不了這簡單的六個字。我期許自己，在未來尚有倍於自己年歲的公門日子裡，皆能以玉賢及剛弼為警惕，並恪守這六個字，勤勤懇懇的堅守崗位，對於我所執行的每一項業務也對於我自己，皆能不忘本心，平息所有遇見的困難，堅守眼前的方向，直至我們一同安抵如所有民心所願的前方。

## 參考文獻

1. 中西輝政(2020)，李雨青譯。中國霸權的論理與現實，帝国としての中国：霸権の論理と現実。新北市，廣場出版。
2. 老師的日誌(2014) 《老殘遊記》酷吏毓賢：兇殘毒辣卻仇洋殺教士。https://blog.xuite.net/posntung/blog/225914762
3. 維基百科，毓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3%E8%B3%A2%E5%BA%9A%E5%AD%90%E6%8B%B3%E4%BA%82>
4. 維基百科，監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A3%E7%94%9F>
5. 維基百科，剛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A%E6%AF%85>
6. 維基百科，筆帖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D%86%E5%B8%96%E5%BC%8F>
7. 每日頭條(2018) 站籠是什麼刑？真的會站死嗎？  
<https://kknews.cc/zh-tw/other/1ke3pk2.html>